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江上漁火

羅錚

夜半時分，我獨坐江畔，看那漁火點點，浮于黑水之上，忽明忽滅，竟不知是人間燈火，還是鬼魅之眼。

這江原是極寬闊的，白日裡舟楫往來，甚是熱鬧。一到夜間，便只剩下幾艘漁船，點起燈火，在水面上飄蕩。漁人們大抵是窮苦的，白日裡捕魚不得，只得趁夜再試手氣。他們未必不知夜漁之險，只是飢腸轆轆，便顧不得那許多了。

我常想，這漁火何以能吸引魚群？大約是水族們也如人一般，有趨光之性罷。

然而趨光而至，卻入了網罟，成了盤中餐。魚們前赴後繼，竟不知改悔，亦或是無從改悔。漁人們亦復如是，明知風浪險惡，仍要夜出，不過是為了了一口飯吃。

對岸的燈火亦不少，那是富戶們的宅第。他們夜裡點燈，自然不是為了捕魚，乃是為了宴飲作樂。有時笙歌隱約可聞，飄過江面，與漁火相映成趣。

這邊是飢寒交迫，那邊是醉生夢死，中間只隔著一道江水，卻儼然兩個世界了。

記得去歲冬日，曾見一老漁夫，衣衫襤褸，蹲在船頭，對著一點如豆的燈火發呆。我問他收穫如何，他搖搖頭，只道：「魚也精了，不上鉤。」言罷又垂下頭去，繼續盯著那燈火。後來聽說，這老漁夫某夜出船，再未歸來。村人尋了三日，才在下游尋得他的屍首，手裡還緊緊攥著一盞破舊的漁燈。

江上亦常有官船經過，燈火通明，照得半江皆亮。漁人們見了，便急急將船划開避讓。有一回，一艘官船撞翻了一條小漁船，漁人落水呼救，官船上卻傳來陣陣笑聲，竟無人施救。翌日，那漁人的屍首浮出水面，手裡還握著一把水草，想必是掙扎時胡亂抓到的。

最奇的是月明之夜，漁火與月光相混，竟分不清哪是燈，哪是月影。漁人們也懶得出船，只在岸上修補網具。此時的江面，便成了月光獨霸的天下。我曾見一醉漢，對著江中月影磕頭不止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細聽之，卻是在祈求富貴。月影自然無言，只是隨波晃動，將那醉漢的身影拉長又縮短，像是在嘲弄他的癡妄。

今夜的漁火格外稀少，許是因了天氣轉涼的緣故。僅有的幾點燈火，在江風中搖曳不定，像是隨時會熄滅。我想起古人「江楓漁火對愁眠」的詩句，不覺失笑。愁眠者自有錦衾暖榻，何曾真在這寒江之上與漁火相對？不過是文人墨客的想像罷了。

忽然，一點漁火劇烈晃動起來，接著便熄滅了。黑暗中傳來幾聲呼喊，隨即歸於寂靜。岸上的人似乎都未察覺，依舊各行其是。我凝視著那片黑暗，心中暗忖：不知又是哪個不幸的漁人遭了難。明日太陽升起時，他的家人或許會來江邊尋找，然後哭嚎一陣，最終也只能接受現實。而江水依舊東流，不帶絲毫憐憫。

遠處的城市燈火輝煌，將半邊天空映得通紅。那光暈投在江面上，竟使這點點漁火顯得更加微弱了。

夜更深了，我起身離去。背後的漁火依然明滅，如同無數雙眼睛，默默地注視著這個對他們毫不關心的世界。

故鄉的秋風

李娟

在我的故鄉，最早捎來秋天氣息的，莫過於那颯颯秋風了。它不似春風溫軟，也不像夏風炎燥，悠然拂過山野時，僅是裹挾著些許涼意，吹得枝頭的樹葉簌簌落地，便生出「葉落知秋」的獨特韻味。

古往今來，多少文人墨客筆下的秋風，總是繞不開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的沉鬱，或是「秋風蕭瑟天氣涼」的蕭條。然而在我的眼裡，故鄉的秋風，從來不曾沾染半點愁緒，反倒像位報喜的信使，把「豐收」的好消息，撒播到故鄉的角角落落裡。

秋風漫過田間時，吹熟了地裡的莊稼。先前泛青的玉米粒，經過秋風的暈染，已然變成了金黃色，沉甸甸地晃悠在秸稈上，散發出甜絲絲的清香。兒時，我喜歡跟在母親身後掰玉米，捲起袖口，提個布袋便鑽進地裡，掰下玉米時那「卡嚓卡嚓」作響的聲音，和著風聲奏出幾分旋律，宛如一首歡快的妙曲，令我不禁心生歡喜。秋風溫柔捲起了母親的衣角，順道也揚起了她嘴角的那抹笑意。

秋風掠過果園時，吹熟了林間的瓜果。滿樹的栗蓬綴在枝頭，像盞盞燈籠在風中搖曳，飽滿的栗子藏于蓬中，時不時隨風簌簌落地。村裡的孩童最是興奮，忙著穿梭在果園，爭相搶拾起散落的栗子，追逐打鬧聲響徹山谷，就像是已經嘗到了糖炒栗子的香甜。紅彤彤的山楂、亮橙橙的柿子、青紅相間的蘋果，酸甜、軟糯、脆爽的滋味相互交織，每一口都是濃郁的秋天味道。秋風不但吹來了豐收的喜悅，更喚醒了孩子們對春種秋收的深刻感悟。

秋風拂過河塘時，吹肥了水中的魚蝦。碧波蕩漾的水面上，魚兒成群結隊地游來游去，時不時調皮地濺起一串串水花，轉而便沉入深水消失不見，像是在與岸邊的垂釣者捉迷藏。塘中的蓮藕亦被秋風喚醒，白白胖胖的藕節悄然舒展，在淤泥中積蓄著力量，等待人們的採挖。而那荷葉雖已枯萎殘敗，卻依然藉著秋風的力道，頑強地向上擎起，為身下的蓮藕撐出一方晴空，成為秋日令人為之動容的景致。

「暖暖遠人村，依依墟裡煙。」秋日傍晚時分，不疾不徐的秋風，緩緩吹散瀟灑頭頂的裊裊炊煙，顯得格外溫柔。小時候，我總愛搬一張小板凳，靜靜蹲坐在門檻上，目光追隨父親在庭院翻曬玉米的腳步，耳畔則傳來母親在廚屋做飯的聲音……

秋風輕拂過我的臉頰，那種踏實的幸福感，從心底油然而生。

今又秋意濃，只覺秋風起，我念叨著故鄉。閉上眼睛，我想：此刻的秋風，正吹過玉米地，吹過果園，吹過池塘……把豐收的喜悅，吹到了一代又一代莊稼人的心裡……

秋日稻花魚正肥

蔡斌

故鄉的秋，向來是悄悄地來。這時節，鄉下人便忙起來了，割稻是頭等大事。我們那地方的稻子，與別處不同，田里還養著魚，喚作「稻花魚」。魚是春上放下去的，到了秋天，稻子熟了，魚也肥了。稻花魚無非是些鯽魚、鯉魚之屬，但在稻田間長大，食稻花、小蟲，肉質便與塘養的不同，別有一番風味。

割稻的日子，是鄉里的一件盛事。家家戶戶都動了，男人在前頭割稻，女人在後面捆紮，小孩子們則在田埂上跑來跑

去，偶爾也下田幫忙，但多半是湊熱鬧。稻田里的水已經放干了，只留下濕潤的泥土，踩上去軟綿綿的。

最有趣的莫過於抓魚了。割稻的人一邊割，一邊留心著稻叢下的動靜。忽然，有人喊一聲：「有魚！」大家便都圍攏來。但見稻根處水窪中，一尾青黑色的魚脊露出水面，尾巴一擺，濺起幾點泥水。

抓魚的法子有多種。最簡單的便是徒手去摸，但須得手法老到，不然魚身溜滑，一不留神便從指縫間溜走了。有經驗的農人，看準了魚的位置，雙手緩緩沒入水中，突然一合，便牢牢掐住了魚鰓部位。那魚在手中撲騰，尾巴甩得啪啪響，泥水濺人一臉，眾人便都笑起來。

還有一種法子，是用竹筐罩。見有魚在水窪中游動，便將竹筐輕輕罩下，再從筐口伸手進去摸，十拿九穩。小孩子們最喜歡這活計，爭著搶著要去罩魚，往往為了誰先誰後吵嚷起來，大人們也不甚管，由著他們鬧去。

我記得有一回，鄰家的小孩抓魚最為賣力。他不過十來歲光景，赤著腳，褲腿捲得老高，在田里竄來竄去。忽然他大叫一聲，撲倒在泥水中，大家以為他跌了

跤，正要笑他，卻見他從泥水裡爬起來，手中緊緊攥著一尾大鯽魚，那魚怕有斤把重，尾巴亂甩，甩得小三子滿臉泥漿，他卻咧著嘴笑，露出兩排白牙。

抓到的魚，用柳條穿了鰓，繫在田埂邊的樹蔭下。不到半日，便串了十來尾，有鯽魚，有鯉魚，還有幾條叫不出名兒的小雜魚，在陰涼處兀自翕動著鰓。

割稻的活兒辛苦，但有了抓魚的樂子，便不覺枯燥。傍晚收工，各家提著分得的魚回家。稻花魚的吃法很多，可以紅燒，可以清蒸，也可以煎炸。但我以為最妙的還是簡單煮湯，方能不失其本味。

母親做魚湯有一手。她將魚洗淨，用油略煎一下，然後加水煮沸，撒一把嫩豆腐，再投幾片香菇，最後撒上香菜。魚湯上桌時，滿室生香。魚肉的鮮甜、豆腐的滑嫩、香菇的醇厚，融于一鍋，喝一口，舌尖上的滋味層層疊疊地化開，真是人間至味。

如今我雖在異鄉，每當秋風乍起，總會想起那片金黃的稻田和稻田里的歡笑聲。昨日的少年雖已遠去，但那稻花的清香、魚湯的鮮美，卻化作一縷鄉愁，沉澱在心底最柔軟處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伊莎白·柯魯克為何在抗戰時期研究中國鄉村？

——專訪重慶市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張鑒

中新社重慶9月28日電 80多年前，加拿大籍的伊莎白·柯魯克（Isabel Crook, 1915-2023）來到重慶璧山投身鄉村建設實驗。退休後，她多次回到這座小城，並在這裡成立專門資助貧困學生的基金。2019年，伊莎白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「友誼勳章」。

在伊莎白當年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的興隆場（今重慶璧山大興鎮），她幾乎是當地最有名氣的外國人。她為何要在抗戰時期研究中國鄉村？又為何與重慶璧山的小山村結下深厚情緣？對此，重慶市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張鑒近日接受了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伊莎白為何在抗戰時期選擇來到興隆場研究中國鄉村，這與她的個人生活經歷有哪些關係，重慶又有何特殊性？

張鑒：伊莎白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家庭。她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都在成都生活，這讓她從小就浸潤在中國文化氛圍中，對中國的山川風物有著天然親近感。

然而，她成長的年代正值中國軍閥混戰，民生凋敝。自身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與當地百姓的困苦生活形成強烈對比，在她心中種下探究社會根源的種子，最終引導她走向人類學的道路。

1938年，剛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的伊莎白回到中國，來到四川雅安市漢源縣趙

侯廟村進行田野調查，瞭解彝族居民的生活狀況。這次「試水」後，她又深入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甘堡八什壩村，與藏族民眾同吃同住長達一年，進行系統性的人類學調查研究。這兩次經歷為她積累了寶貴的田野經驗，進一步堅定她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決心。

1940年前後，鄉村建設運動在四川地區興起。知名教育家晏陽初將璧山選定為重要「試驗縣」，開展鄉村建設試點工作。渴望深入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伊莎白受到晏陽初邀請，欣然來到璧山興隆場，與同事一起調查居民經濟生活、開辦婦女識字班、引進西醫、創建食鹽供給合作社等。

來到興隆場，既是伊莎白對年少時疑問的追尋，也是她學術理想的實踐。在這裡生活近兩年，她真切感受到抗戰時期中國西部鄉村的民俗、社會結構和民眾生活狀態。

中新社記者：伊莎白在興隆場進行鄉村建設實驗項目後，寫成多部著作。這對抗戰歷史和社會人類學的獨特貢獻是什麼？

張鑒：2013年，伊莎白與俞錫璣合著的《興隆場：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（1940-1942）》出版。2018年，她與柯臨清（Christina Gilmartin）合著的《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、改造與抵抗——興隆場（1940-1941）》出版。

這兩部著作是伊莎白和同事自1940年至

1942年在興隆場進行田野調查的結果，詳細記錄興隆場1500餘戶居民的經濟生活狀況，為讀者提供細緻入微、鮮活生動的戰時中國鄉村社會切片。

同時，這兩部著作內容涵蓋興隆場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政治、經濟、住房、醫療、教育、婚姻家庭、法律訴訟、風俗習慣、歷史沿革等，保存了一個時代、一個地域的鄉村社會風貌，可以說是抗戰時期中國百姓生活的一個微觀寫照。

兩部著作具有很高史料價值，是研究抗戰時期中國西南農村社會的難得史料和必備參考，也對反思中國農村發展道路、推進當代鄉村振興具有現實意義。

中新社記者：伊莎白曾多次返回璧山，並設立助學基金、捐贈與璧山有關的所有資料，這些行動如何反映她對重慶的情感？

張鑒：伊莎白與她的合作夥伴柯臨清從1999年開始設立「伊·柯基金」，先後資助貧困學生近20人，時間長達10餘年，資助10多萬元人民幣現金以及各類書籍、學習用品。

伊莎白一直生活樸素，晚年更是將大部分工資投入助學，而且堅持為受資助學生手寫英文信，再請人逐字翻譯成中文並反覆核對，確保心意準確傳達。她在信中強調「成績並非最重要」，更關心孩子的心理健康與家庭困境，以朋友身份傾聽孩子們的孤獨與艱辛。

2020年，伊莎白把關於興隆場的全部資料無償捐贈給璧山。在她去世後，她的兒子

柯馬凱（Michael Crook）繼續履行母親生前的承諾：將母親著作所得稿費全部捐贈給璧山的教育事業。

伊莎白一直將興隆場視為「第二故鄉」。她對重慶大興鎮的不斷奉獻和持續回饋，是她跨越80餘年與興隆場民眾結下深情厚誼的真實表達。她在興隆場進行田野調查時與百姓同吃同住、共歷戰火，這段「興隆場情緣」伴隨了她的一生。

從少年目睹苦難的刺痛，到青年扎根田野的共情，再到晚年的無私回饋，她用一生完成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話：興隆場賦予她學術使命，讓她讀懂中國；她用餘生回報這片土地，讓愛成為學術的註腳。

中新社記者：伊莎白的著作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，應如何通過數字化和跨學科研究激活其當代價值？

張鑒：可以通過數字化與跨學科協同創新，展現伊莎白著作的當代價值。首先，可構建「興隆場數據庫」，比如開發交互式數字平台和「興隆場1941」虛擬社區等。

其次，將興隆場資源數字化。比如開展「重返興隆場」沉浸式劇場，拍攝「伊莎白與興隆場」「戰時興隆場」等微短劇，讓伊莎白的精神照亮歷史，也照進現實。

如果能將伊莎白的著作通過數字化激活，並使其成為一部持續生長的「社會基因庫」，可讓這些沉睡的學術珍品真正「活」在當代，為理解中國鄉村的過去與未來提供一份參照。

訃告

許松柏

（晉江檀林村）

逝世於九月廿六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101-FLEUR DE LIS）靈堂

出殯於十月二日上午八時

陳建東（永春仙鄉）

逝世於九月廿九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2-HYACINTH）靈堂

出殯日期另訂。

李洪迎輝李鴻銘捐粵僑隴西

菲律賓粵僑李隴西堂訊：李洪迎輝宗嫂令加翁，李鴻明宗長令尊李榮忠老伯父，不幸於2025年8月9日凌晨零時十分，壽終於光坦醫院，享壽九十高齡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本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其哲嗣熱心本堂，幼承庭訓，孝思純篤，秉承先輩樂善好施之美德，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，特捐本堂，菲幣貳萬元，仁風義

舉，殊堪矜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陳建東逝世

和記訊：僑商陳建東先生（原籍永春仙鄉）亦即陳俊偉，俊龍，俊義賢昆仲令尊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九月廿九日凌晨四時四十八分壽終於UST醫院，享壽七十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12-HYACINTH）靈堂，出殯日期另訂。